

著 堅 希 王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東 華

地覆天翻記

本改修



王希堅 著

地覆天翻記

(修改本)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地覆天翻記（修改本）

著者 王 希 堅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

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版

——一〇〇〇〇（平）

各解放區書店翻印本書時，請聲明係根據華東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三月修改本翻印，並盼檢寄樣本二份。

目錄

第一回	小放牛初進萬緣堂	老毛頭敘述大門口	一
第二回	萬緣堂同志訪賢	村公所臭于耍鬼	八
第三回	假增資愚弄同志	真毒辣詐跑工人	一六
第四回	臭于分糧露馬脚	大鈕蚤夜走河西	二四
第五回	弟兄受騙險遭毒手	夥計會面結拜同盟	三三
第六回	轉目標二爺用計	圖報復臭于放風	四二
第七回	破鞋出醜拋頭露面	宗派私鬥弄假成真	五〇
第八回	劉同志深入羣衆	洋鬼子奉命還家	五八
第九回	逞陰謀壞人結團體	爭領導羣衆出人才	六六
第十回	封建勢力殺害李福祥	積極份子參加共產黨	七四
第十一回	開會檢討弄清真理	花錢收買枉費心機	八二
第十二回	高潮掀起四相同心	情理分明大媽轉變	八八
第十三回	苦肉計把頭弄玄虛	慶祝會聯防全發動	九七

第十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第十七回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分果實村幹起糾紛
小放牛巧詐二混子
訴衷情老人送孫
村幹部麻痺吃虧
特務狠心害同夥
報奮勇衆民兵喊話
暗殺團再擾蓮花汪
失足人坦白反省
反『蠶食』英雄擒惡霸

洋鬼子打入合作社……………一〇六
吳二爺組織暗殺團……………一一四
吐苦水羣衆參軍……………一二二
暗殺團趁機行兇……………一三一
羣衆盟誓報冤仇……………一三九
現原形洋鬼子逃亡……………一四六
衆民兵英勇反『掃蕩』……………一五五
怙惡者衆叛親離……………一六二
眞晴天大會祭烈士……………一七六

第一回

小放牛初進萬緣堂
老毛頭敘述大門口

詩曰：

開天闢地人初生，不分富來不分窮；
自從出了剝削鬼，世道崎嶇路不平；
佃戶窮人受壓迫，地主惡霸氣焰兇；
寒冰烈火難長久，地覆天翻起鬥爭。

愛護書籍乃
崇高之行爲

在下說這本書，要從一個小小的頑童說起，此人姓李，名小牛，因他從五歲起，就整天在山上放牛，所以大家都叫他『小放牛』。今年已交十四歲，因為營養不良，身材却甚是矮小。他爹看家裏日子拮据，想把他送到萬緣堂扎活，又怕小牛不去。這天，小牛正在山上和他的老塔當搗蛋鬼小二混子用磚瓦石片開了半天野仗，弄的渾身泥土，跑回家來。他爹罵了他幾句，順便就說：『你也這麼大了，整天光

胡竄亂撞也不像同事，不如給你找個地方去放兩年牛，家裏還寬快寬快。」小牛一聽，心想反正在家也是終天閑不着，就不了吃糠嚙菜，又看見大哥在外面扎活，偶而回家一趟，帶些糧米來家，爹娘都着實抬舉，從沒挨打受罵，所以聽說叫自己出去，心裏倒是一滿願意，巴不得離開家待幾天，也就順口答應了。第二天早上，他娘和了些蕎麥麵，包幾個包子給他吃了，他爹領着他，就到東頭萬緣堂來了。

一進大門，先到耳房裏，他爹指着床上一個小辦盤在頭上，滿臉皺紋，却沒有鬍子的老頭說：『這是老毛叔，以後你多聽他說，還有大把頭沒在家，回來時，請老毛叔說說，以後出家在在外，要處處小心，沒事別再回家，也別到處貪耍……』等一切，叮嚀了一番，吃袋煙，就回去了。小牛在床沿上坐了一陣，覺着屋裏很黑，有一股旱煙的臭氣怪頂人的，正要出去玩玩，老毛叔坐起來，咳嗽了兩聲，就問長問短的和 he 噉了起來。

小牛剛到一個生地方，覺着從來沒有這麼悶氣，被老毛叔問三問四鬧的着實有點不大耐煩，忍不住說：『看這大門怪好，裏邊這房子這樣臭烘烘的，就是俺家裏，也不過這樣罷了。』口裏這樣說着，心裏又不禁想起了整天一塊的那隻兩角抱頭的大黑牛，肚皮貼地的大豬，又想到那豬怎樣胖的跑都跑不動，怎樣被小二混子一石頭打的摔倒了，他又怎樣和小二混子打架，奇怪的是一向小二混子是受他欺的，這天却能把自已打敗了，到底想不透小二混子是那裏來的一股橫勁……這樣越想越

遠，正想之間，猛然看見老毛叔把臉一沉，慢吞吞的說：『你小孩子家，初到外面，可不能再和在家裏一樣隨便，你知道這剜眼堂的規矩嗎？』

小牛問道：『甚麼叫剜眼堂？』老毛叔說：『剜眼堂可厲害啦，你就沒聽見外邊常說：『剜眼堂，剜眼珠，板子厚，棍子粗，誰不服，按倒就擄。』你說厲害不厲害？』小牛一聽，打了一個寒噤道：『還真能這樣嗎？』老毛叔說：『哼！不光這樣，人家說：『要進剜眼堂，先辦事三樁，嘴上帶嚼子，累死別開腔，膏藥找幾貼，打破好貼傷，一領破蘆蓆，死了不用裝。』』小牛聽了，更加奇怪，又說：『難道還能打死人嗎？』老毛叔說：『你沒聽說嗎？』剜眼堂，新大門，張大口，吃窮人。』小牛聽了這些話，一聲不響，將信將疑，老毛叔只當他是當真害怕了，這才又轉過來安慰他說：『反正在這裏不能使性子，就得眼利乖滑一點，咱們是爲的飯碗，人家是爲的洋錢，你就學我這樣，人臉前少說話，背地後多抽煙，怎麼還混不過一輩子去！』

說到這裏，老毛叔又裝上一袋煙，似乎有些感慨的說：『我也是從打十四歲扎活，那早先時候，可跟現在不一樣啦。』老毛叔把煙袋向窗外一指，又說：『那時候這邊萬緣堂還沒立起堂號來，當初只有老大門裏，就這莊頭一戶，我在老善人手下，扎了十年活，人家那老善人真是老實忠厚，那時我也像你這麼高。咳，現在那裏去找那樣的準家，一進門就答應給我做衣裳，做床被，言明每年五吊錢——那時

候糧食三百多錢一斗啊——老善人那時候還要給我說媳婦呢！可是我幹了十幾年，這些事一樣沒等的辦，老善人就不在了，他家裏大少爺是個斜眼子，眼斜心斜，甚麼事都不認賬了。又待了沒有一年，斜眼子大少爺也抽大煙抽死了，剩下個老媽帶着三個小孩，一個是傻子，連話也不會說，一個上了洋學堂，整天價光知道在外面花錢，年年不着家，只有老二也唸過書，平日還看着怪老實，不想上年說是上了八路去抗戰，不知怎麼地打仗死了，這樣三弄兩弄，老大門就敗了，地也賣了，房子也賣了，這邊萬緣堂才發起來的。地也是買的老大門裏的，宅子也是準的老大門裏的。那時我一看老大門裏沒盼頭了，我才辭了工，白幹了十幾年，空着兩隻手，又到這邊來扎活。到這裏又是十多年了，人家說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我到現在嘴上也還是沒毛，臉上可全是褶了。咳，你看，這一輩子不是也怪好熬嗎？一轉眼就過去了。……」老毛叔唠唠叨叨講起來，好像已經不是在講給小牛聽了，小牛聽着他像個老媽媽一樣沒頭到底的，也漸漸有點瞌睡。老毛叔說出這『一轉眼』三個字來，就抽了一口煙，似乎在顛弄這一轉眼三個字的斤兩，——三十多年了，這『一轉眼』的事可真講不完啊。老毛叔又像想起什麼事來的樣子，接着說：『剛進剋眼堂時，那時候我三十多歲，年輕氣盛的時候，說推就推，說抬就抬，這裏的大犍牛（全莊裏找不出二號來）一角頂在我這胳膊上，我生了氣一捶就把牠的角打了下來，這裏二爺生了氣，用鞭子把我胸膛上抽了這麼一道……』

小牛正在要瞌睡的時候，猛聽得說的好像是什麼牛的故事，無意中却聽進了他的耳朵，不覺的睜起眼來一看，只見老毛叔正在擰着袖子，比劃着自己臂上和胸前怪難看的兩條傷疤，小牛詫異的問道：『可是牛抵了你，怎麼他還要打你呢？』

『吃人家飯，聽人家喚，你挨打還不是白挨，就那樣，第二天我還是照常幹活。』老毛叔像是驕傲着自己第二天還是照常幹活的那種精神似的，用一種教訓的口吻對小牛說：『你記住，只有你自己小心，才吃不了虧，我從遭了幾回那個，就摸上準家的脾氣了，也知道扎活的難處了。直到現在，在這裏扎活的沒有出兩年的，不是自己幹不了走了，就是挨了攆，像大把頭那樣，也才幹了兩年多，我就在這裏十幾年了……』說到這裏，老毛叔吐了口氣，他能在這裏十幾年，這是多麼不容易，可是小牛却沒在意，反而沒頭沒腦的問道：『那麼你爲什麼不另換個主呢？』老毛叔又吐了一口氣說：『你真——另換個主容易嗎，你像這裏那個李福祥，一年換一個主，雇不上就打短工，人家是有本事能幹啊，像咱這樣老頭子，要不是十幾年安下這條根子，現在再找主誰還捨的要？』『那麼你再老了怎麼辦？』『再老了也還是在這裏。』老毛叔覺得自己沒有教訓住這個小孩子，反有點被這個小孩子窘住了，就回頭把煙袋往床沿上狠狠的磕了兩下子，又用口吹了吹，然後倒過頭來洒了幾下，慢悠悠的說：『窮靠富，富靠天，禽鳥靠樹虎靠山，人生一世，沒個依靠還得了嗎？』

說完話，老毛叔又裝起煙來。這時候外面進來一人，黃臉皮，三十年總，有一點麻子，說話濁聲濁氣的，一進門就問：「老毛子沒挑上水？」看樣子就是所說的大把頭。老毛叔連忙答應說：「這不是又來了個小夥計，趕忙叫他去挑上兩担。」小牛一聽，不覺就撲的跳下床來。又看後面還有一人，二十多歲，大厚嘴唇，眼睛像腫着一樣，兩膀似有千斤之力。小牛一看此人，很覺面善，正想不起在那裏見過，那大把頭又問道：「他就是李老大送來的嗎？叫什麼？」老毛叔代答道：「他叫小牛。」又對小牛說：「小牛，快去挑兩担水。」小牛出得門來，後面那厚嘴唇的小夥子却用腰帶抽了他脊樑一下，笑着說：「小牛這回該上籠頭了。」小牛走出門口，這才猛的想起來，原來這人也是姓李，叫李福祥，去年割麥子在他家扎過一同短工，因為吃飯太多，他爹要扣他的工錢，還吵了一陣嘴，小牛知道此人幹活很猛，性情爽直，想不到又在此處遇見。

挑完水，已是上燈時分，院子裏擺下矮桌，老王媽子端出飯來，大夥圍桌蹲下。屋裏咳嗽了一聲，出來一個人，滿臉橫肉，月牙嘴，腮上兩條溝紋像倒掛金鈎一樣，把個嘴左右勾住，吊在那秤錘鼻子上，眼睛眯成一條縫，滿臉油光，一通大肚子，各人一見此人，連忙站起招呼，這人就是老毛叔剛才說的吳二爺，只見他一步三搖，未言先笑，嘻嘻哈哈的說：「你們累了，多吃點飯，好歇着。」老毛叔指着小牛說：「這就是李老大家孩子，今天才來。」吳二爺聽了兩聲，好像沒看見一樣

，就一擺一擺出門去了。小牛心裏想笑，又不敢笑，看這位二爺，也並不像怎麼厲害，他那臉上還像有股甜蜜蜜的勁兒，叫人心裏也怪舒服的，大家送出去二爺，才又蹲下來吃飯。

小牛心裏正想着二爺的模樣，猛不防喝的飯裏撲的碰了一塊砂子，震的一陣酸麻。那邊李福祥大概也吃了一塊，哼了一聲，把筷子一摔，罵道：『肉娘的，這哪大的石頭，也沒把鍋砸漏了！』老毛叔却在桌邊上一口一口小心的細嚼，一邊苦笑着說：『虧的咱沒有牙，咱咯不音。』大把頭一聽，叭的放下盃，站起來大聲說：『老王嫂子這飯怎麼作的？還能吃嗎！』老王媽蓬蓬着頭髮，扎撒着兩隻手，從飯屋裏跑出來說：『俺不知道，作飯時俺淘的乾淨淨的。』這時堂屋裏忽然像一陣風似的門簾向外一翻，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露出頭來，怪聲怪氣的說：『那個風啊！你不好好蓋着，我說怕刮進砂子去你都不信，好歹吃完這頓，以後你可要留心啊！』大家一聽都鼓着腮膀子不作聲了。

過了一陣，李福祥吃完了飯，端着碗水，站起來，把眼皮一翻，像是故意似的提高了嗓子大聲說：『哼，聽說八路上來人了，咱這莊裏要來四個，我看這就快了。』小牛在家裏也聽說八路軍長短，却到底沒見過八路軍是什麼樣，正想打聽打聽這件事，一聽李福祥說八路要來，連忙插上嘴說：『八路來幹什麼？』李福祥說：『幹什麼？還不是滅東滅西！』大把頭說：『咱莊已經捐過了，前天不是送去兩萬

嗎？這回不能再來了。」李福祥說：「這回不是捐東西的，聽說是組織什麼吃工會呢！」正說到這裏，聽見外面一聲咳嗽，二爺搖搖擺擺又回來了，大家就不說話了。正是：「平空一句話，入耳就生根。」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萬緣堂同志訪賢
村公所臭于耍鬼

書接上回，李福祥報告了八路信息，過了二十多天，五位同志果然來到這村裏。爲頭的一位，姓馬名明，過去曾在抗戰劇團當過隊長，現在因爲要實行減租增資，講來此地開闢土作。他這一組共來了五個同志，其餘四個，也都是劇團裏的，一個叫柳流，一個叫白楊，一個叫劉大維，還有一個女同志叫吳光，他們過去都在一塊工作，初到鄉村裏來，自然不免還帶一些少爺小姐的風味，樣樣事都不慣，但因爲這次上級動員堅決，所以他們也帶了滿腔的熱情，決心創造一番成績。

來到村裏，就在西頭老大門裏找了一所空閑的客廳住下，住下就進行調查。

這莊叫作蓮花汪，因爲村裏姓于的最多，又是首戶，于魚同音，大概是取其吉利的意思，而得的名。這莊還沒有正式村長，只有一個老驢子，五十多歲，算是個

辦公的人，也沒有個辦公的地點。馬同志把老聾子找來問了半天，老聾子把手放在耳朵上，恨不得把耳朵扯出來，却好像連一個字也沒有聽懂，只是楞楞的說：『同志，要吃麵有麵，你要用什麼，就開條子問賤先生要，你在這裏真怪好，怪好……』『傻笑了一陣，馬同志看無辦法，又去找了賤先生，賤先生說：『我才幫辦點事，就因我識幾個字，有什麼公事，他們找我寫寫，村裏頭的事，我實情不摸。』

幾個同志悶了一陣，馬同志又想不如去找房東談談，出了客廳，轉進二門，只見幾根木棒，橫七豎八的丟着，幾個破花盆，東倒西歪的放着，幾棵枯枝子，也看不出是什麼花來，馬同志進了三門，裏面更是淒涼，房子雖然高大，却好像從來沒有人住過似的，甬路上滿是荒草，也好像從沒有人走過的樣子。馬同志站在門口，喊了一聲：『大娘！』裏面靜悄悄的，又喊了一聲，才從南邊小屋裏鑽出來一個女人，四十來年紀，頭髮胡亂挽個小髻，臉上塗滿黑煙子，馬同志連忙迎上去問道：『大娘貴姓，你就是這裏的房東吧？』那大娘細聲細氣的說：『不是，俺是在這裏雇活的，俺姓劉，這家掌櫃的都不在家。』馬同志又問：『這家姓什麼，多少人口，都到那裏去了？』劉媽搖搖手說：『人家姓于，老掌櫃的前年死了，只剩下老太太帶着一個老姑娘三個少爺，大少爺出門上學去了，二少爺跟你八路抗戰，才不幾天說是打仗死了，三少爺在家裏，又少個心眼，家裏再也沒有人了。』馬同志說：『你這家不是這莊的財主嗎？怎麼家裏這麼破落？』劉媽向外瞧了一眼，壓低了

嗓子說：「現在不行了，家裏這個正當家的，現在那地都上人家東頭新大門裏去了。」劉媽說着用手向東指了一下，這時堂屋裏傳出來一陣咳嗽的聲音，陰森森的像古廟裏敲起破鐘的聲氣，劉媽嘆口氣說：「這老太太當年也怪能過日子，可是現在不能動了，這份家業就算是敗了，咳，還能提嗎？」

馬同志接着問道：「新大門裏怎麼樣？現在全莊數得着吧？」劉媽說：「那敢情是，人家這幾年年置地，也不知有多少了，又會放錢，又會算計，那邊一片房子全是新蓋的，家裏囤着四五個寬漢，養着兩犍大牛。看門頭也許還不如這邊，可是人家那邊日子結實，慢說這莊，周圍三十里五十里也難有比得上人家的。」馬同志又追問了一回，害怕太直線了再引起劉媽的懷疑，也就不再問了。自己踱到裏邊堂屋裏看了一看，幾扇格子屏風，上面貼的字畫都看不清了，右邊套間裏只聽到咳嗽聲上氣不接下氣，左邊套間裏一個女人伸出頭來，一看馬同志又縮回去了。馬同志看那女人好生奇怪，四方臉像塊印子一樣，臉上抹的脂粉，就好比印子上了印色，這眉眼也分不大清楚，樣子着實嚇人，看她年紀已在中年，但還是閨女打扮，心想這一定是劉媽所說的那個老姑娘。在門口躊躇了一回，不好久站，又回到前面客廳來。有幾個女人正在門口擠眉弄眼的向裏面看，有的人悄聲說：「女兵，真是女兵！」吳光同志在裏面唱着歌子，引的擠在門口的人倒有七八個，一見馬同志來了，又紛紛讓開一條路。馬同志進了屋，一看幾個同志都在家裏，就說：「咱們來此已經兩

天了，現在咱把各人了解的情況回報一下，商量商量怎麼辦。」幾個人就把門口看熱鬧的打發走了，開起小組會來。

大家交換了情況，所了解的也都差不多，不外是新老兩大門的情形，最後馬同志扳起面孔說：「我們今天担负發動羣衆的神聖任務，一定要首先深入羣衆，打破小資產階級的習氣，以整風的精神，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其次，我們要明確分工，我計劃劉大維同志負責伙食事務工作，白楊同志負責和村政上層聯系，我和柳流、吳光三人深入下層，首先以新大門的雇工爲主要對象，突破增資，然後配合周麗村莊，發動佃戶減租減息，大家看怎麼樣？」大家都說：「同意。」以後又自我批評相互檢討了一番，晚飯以後，馬同志就和柳流、吳光二人，到新大門裏來了。

一到門口，看這家大門果然寬大齊整，雖然有些土氣，但有一番新鮮氣象。一進門，就到耳屋裏，小牛正在當門切豆餅，老毛叔在床上抽煙，馬同志說：「你吃過飯啦！」老毛叔驚慌跳下床來說：「同志們吃飯了，快到屋裏來抽煙吧，俺這小屋可着不下，太偏窄了。」馬同志說：「很好很好。」順便在床沿坐下，就問：「你幹活很累啊！」老毛叔說：「不累不累，一天就是挑兩担水送飯，還累甚麼？」馬同志問門見山的說：「你現在幹活是多少工錢？」老毛叔說：「工錢也沒說定，反正給多少咱要多少，俺這都是鄉里鄉親的也不用說價。」馬同志又問：「去年給

你多少糧食？」老毛叔說：「去年我就抗了兩塊秣秣，說是先吃着，不够再拿，這也不作數。」馬同志說：「兩塊秣秣是多少斤？」老毛叔說：「就是兩布袋，一斗四十斤，四六二四，頂二百五十斤糧食。」馬同志說：「要給你這些你能養活幾口人？你家裏夠吃不够吃？」老毛叔說：「咳，你還不知道，我是個老光棍子，那裏有什麼人口，就是有個遠房姪子，家裏很窮，我賺點糧食，就零碎添把添把他，也圖其死了有個人上上墳添添土，我自己已在掌櫃的家裏，吃穿也缺不着。」馬同志又追問道：「你這裏幾個夥計，都是多少工錢？」說到這裏，恰巧大把頭和李福祥也從外面進來，老毛叔就說：「這不是我們夥計四個，這是李福祥，他是四百斤糧食，那是小牛才來，也沒說價，這是大把頭。」說到這裏，老毛叔看了大把頭一眼，遲疑了一回，向大把頭說：「你是多少糧食來？」大把頭把眼瞪了一下，硬邦邦的說：「我嗎？也興多點，也興少點，反正也不能光憑我娶，也不能光憑他給！」馬同志問：「到底是多少？」大把頭說：「去年我抗了三塊糧食，連零碎花銷，就頂六塊。」馬同志說：「你們這些糧食能够不够？」李福祥插上一句說：「够個屁，還不是甌錘子補在腮膀子上，胡湊付。」大把頭接過來說：「這裏你要說够不够還有個數嗎？窮有個窮過法，富有個富過法，咱們扎寬漢的還能像人家二爺那樣過，咱們攪和着點吃，也就說是够了。」老毛叔說：「像我這樣單人獨馬，就够吃有餘。」馬同志看見你一言我一語，引不到正題上去，索性單刀直入的說：「現在